

青玉案

##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金庸

自20世纪50年代，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进入香港文坛，预示着一个以通俗小说书写中国文化“侠”格局的时代来临了。他的文学作品也转化为影视、音乐、漫画、游戏等多种衍生形式，丰富而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恍然间，金庸离开我们已近一年。然而，斯人已逝，侠骨犹存。他以洗练、精到的文字写就的一册册奇峰迭起、快意恩仇的侠情世界，塑造的一个个血肉丰满、情深义重的江湖儿女，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鲜活而生动。

在这一年，金庸小说作品的重版与翻印、影视作品的重映与翻拍热度不减，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也有近200篇，这可以从侧面说明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在脱离了作家本体以后，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张力和庞杂的阐释可能。衡量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准则之一，就是看它能否为读者带来多元化、多维度的理解范式和意义空间。

作家、学者毛尖授权本报重新发表她在金庸辞世时创作的回忆文章，作者在文中重返上世纪80年代初识金庸的青春时期，回味与金庸笔下人物共同成长的似水流年，作为对金庸和自己的少年时代一同逝去的追忆与纪念。翻译家张菁谈到作为《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二卷的译者，怎样在阅读金庸的同时，逐渐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又怎样将金庸笔下的豪侠柔情凝聚成华人符号，在英语世界中展开新的版图。青年作家刘丽朵另辟蹊径地以科学幻想小说的视野观照金庸武侠世界的历史沧桑，给予我们一种“另类”而活泼的思维方向。

——主持人 教鹤然



## 我的金庸翻译之路

我在华语地区说中文长大，现在从事中文小说、戏剧与戏曲的翻译工作。谈金庸，谈翻译，不得不先谈金庸对我个人在中文学习方面的影响。我在香港上中小学，许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主，除了语文课外，其他科目均为英文授课和教学。大学在英国读书，除了偶然给外婆写信，中文派不上用场，可以说，从学会认汉字至今，我基本上无需中文写作。

这一切又跟金庸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不少跟我有相同教育背景和经历的人，在学生时代都看过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有些人因此也读过原著小说。对于我们来说，金庸是我们中国语文、传统文化和历史地理的启蒙老师，为我们进行汉语启蒙，并奠定了中文学习的基础。

1994年，马景涛饰演张无忌的台版《倚天屠龙记》一时间红遍两岸及港澳地区。记忆中整个香港都在追这部剧，每天晚上定时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等待着新的一集，第二天上学讨论最新剧情发展。当时“丽音电视”开始普遍流行，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听普通话原声带或粤语配音。虽然日常使用广东话，但因为每天读着字幕追剧，也就自然而然学会了听普通话，说普通话。那几年，香港的电视台也重新拍摄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我们每晚乐此不疲地“电视拌饭”，边吃边看，这也成为我的童年回忆之一。

追完剧当然要看原著。金庸的小说在香港一直非常流行，图书馆的武侠书架永远是空的，书还回来就马上被借出，至今仍位居香港公共图书馆外借榜榜首。印象中，每册书是单独销售，定价不低，基本上是一个中小学生整整个月的零花钱，所以想购买完整的一部小说，对我们而言，是价值不菲的。我和几个小伙伴凑钱，一人买一册，交换着来看。就这样，10多岁的我不按次序地看完了《射雕》三部曲。其中还有几册是从国内买回来的简体版，价格相对便宜多了，我也学会了认简体字。

现在回想，如果当年没有接触到金庸的武侠故事，遇上了这几套上百万字的“课外读物”，我中学毕业时的中文水平又会是怎么样？没有遇上金庸先生的作品，我能否会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这些问题，我每天对着书稿和译稿时总会想到，心中也因此对金庸先生满怀感激。

也许很多武侠迷听到《射雕英雄传》到现在才翻译成英语出版，都觉得惊讶，其实《射雕》英译本的出版人麦克莱霍斯同样觉得不解。在华人世界中如此著名、如此畅销，以及这么多读者爱戴的中文小说，在英语国家里居然鲜有人知？所以他收到此书的试译稿后就决定拿下《射雕》三部曲的英语版权，并计划1年出版1卷，用12年时间出版，同时他邀请撰写书介与试译稿的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译此书第一卷。

我接力翻译《射雕》，源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射雕》共40回，100万字，体量特别大。而书中历史背景、武功内容、还有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信息，都要有一定理解之后，才能翻译到位。翻

译过程中要花不少时间研究文化，还要在语言之间寻找连接之处，如何在不影响行文流畅的前提下表达清楚，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所以Anna在开始翻译第一卷之后，就找我接力翻译第二卷。

开始翻译时，最重要的是定调。我们关注的是怎样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里面找到共通的东西。《射雕》英文版的语言风格大方向主要由Anna设定，而我更多是专注在两卷之间文风的衔接，确保我们两人阅读思考原文的方式一致，两个人、双手如同“四手联弹”，保证翻译出来的文字具有某种一致性。

翻译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如何让行文流畅生动，因为这是阅读的基本原则。而金庸的故事曾经使多少人在被窝里“挑灯夜战”看完全书，这种阅读快感如何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语境下传递出来，这是翻译金庸作品最大的困难。翻译不是机器倒模，也不是双语字典，是需要钻到文字字义后面的历史、文化、地理、哲学、人生观、伦理观、心理中去，深入体会和挖掘。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何一刻都在不断取舍，有得有失。

我是在东北旅游途中写下这篇文章的，脚踏北方土地，此刻我的感受更深。前几天，站在长白山山巅，俯瞰天池，地势险峻，突然刮起大风，冰雪拍打在脸上。我生于南方、长于南方，虽然也在寒冷的地方住过，但从未感受过什么叫“寒风刺骨”，也没试过双手在数十秒从冷到冰到麻到疼到僵的感觉。

这次旅行让金庸笔下很多角色在我心中更立体了。出关东，走在长白山的森林里，那些曾以为虚拟的武侠世界一下子就从黑白变成彩色，从文字里跳出来，变成了真实的画面。这几年，因为翻译《射雕》，我除了学会习武，也会特地去书中提到的地方采风。慢慢地我发现，关于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地理不再是扁平的，也不仅仅是书

本上的几句话，或地图上的小黑点，而是活生生的山川大河，是拥有很长历史文明的鲜活肌体。我走过的华山惊险小道，原来历史上曾有那么多人走过，甚至《射雕》中“华山论剑”也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武侠故事的力量，也是从事文学翻译最愉快、也最让人感到无穷压力的地方。

作为译者，最让我感动的是收到不同读者的反馈。比如有些中文读者并不赞同翻译时做出的语言表达，有时英语读者并不习惯中文写作中视觉跳动的特色……但不论他们是否爱上郭靖黄蓉的历险，了解中国神奇的武功，但通过译本他们走进了金庸的武侠世界，一个新的、并不亚于西方神话和传奇的瑰丽文学世界。也许因此会有那么小部分读者发现了中华文化，发现了在不同语言文化肤色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其实不大，我们共同的东西，远比不同的多。如果真是如此，就将是我们译者为世界所作出的微薄贡献吧。

## 就此别过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离世。当天晚上，重看郭襄告别杨过和小龙女章节，重看《天龙八部》中，萧峰段誉虚竹三人，在天下英雄面前义结金兰共赴生死章节，看到半夜，返回去再看一遍《神雕侠侣》结尾，一夜无眠。

从来没有成为金庸小说主人公的郭襄很有风骨，甚至可以说，郭襄这个角色拯救了整部《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在郭襄面前，几乎降维。《神雕》最后——

郭襄回过头来，见张君宝头上伤口兀自汨汨流血，于是从怀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张君宝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谢，却见郭襄眼中泪光莹莹，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为什么伤心，道谢的言辞竟此便说不出口。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而鸣，郭襄再也忍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16岁郭襄，风陵渡口遇杨过，从此心里没有过别人。杨过给她3枚金针可以救她危厄，她3枚都用在了杨过身上。第一枚请他摘下面具让她看看真面貌；第二求杨过在她16岁生日时去看她；第三次杨过试图殉情小龙女她请他不要寻短见。杨过遵守诺言，“力之所及，无不从命”。郭襄生日，为她扫荡乱世战场送出三战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烟花放出“恭祝二姑娘多福多寿”，刹那用光她一生欢愉，当代文学史里最浪漫的生日成为最荒凉的起点，从此她天涯漂泊无终点，虽然最后成为一代峨眉宗师，给嫡传弟子取的名字还是“风陵”。

16岁的我们看着16岁的郭襄，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少年其实不能完全体会杨过小龙女携手离开后的秋风秋月秋鸿，不过，在那个年纪读到这样的片段，却莫名其妙让我们理解了一个物理定律，所谓能量守恒，我们无所适从地明白，在故事中提前幸福了的人，最后都会被命运惩罚。襄阳城烟花有多灿烂，郭襄的一生就有多寂寥，但是，多么好的郭襄啊，就算一生没法幸福，还是要祝福神雕侠找到小龙女。这样的姑娘，今天没有了，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相信郭襄，我们不仅相信她，而

且相信自己也会这么做。

基本上，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而回头想想，我们这一代可以算是新中国最精神分裂又最有包容力的一代。《神雕侠侣》中，坏了小龙女清白的人叫尹志平，班上姓尹的男生一整年都抬不起头，下了课，姓杨的男生们就压着姓尹的，一边乱喊“淫贼”，而杨过风流，引得程英无双公孙绿萼和郭襄寂灭一生，却没人会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样骂他渣男。杨过离开，程英安慰无双，“三妹，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段话，也被用来安慰我们自己。英雄就可以为所欲为，英雄就可以离开我们，告别六七十年代无懈可击的人头马后，金庸的大侠填补进来，用似乎更加人性的方式把我们弄得经脉乱转。

我们自己的青春期遇到新中国的青春期，那确乎是一个神采飞扬又兵荒马乱的时辰。我们跋扈又颠沛，有时候帝王般出发一人拿一把扫帚准备跟隔壁弄堂的小帮派火拼，结果被人家的神仙姐姐两句话就拿下，然后商量一起上少林寺寻扫地僧，筹备了一个星期，也就我表弟从外婆那里偷了点全国粮票，不过走不成也不算打击，反正心在江湖人在江湖，我们用各种方式和金庸发生关系，我抄过白皮书版的《射雕英雄传》，我表弟抄过缺页的《笑傲江湖》，而为了配得上内容的豪阔，我们剪了白床单用浆糊和封面贴在一起，深深觉得最高级别的《葵花宝典》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内身上盖下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终于读书热来了，一夜之间看金庸莫名地显得版本有点低。我们把《鹿鼎记》推入书架深处，买来很多一辈子没有打开过的海德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学习高冷技术，乱动感情的少年时代突然被吸纳起来，我们学习不煽情不失控不哭闹不出走，但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好奇尼采

疯狂的人生、着迷海德格尔的情人，这是一个狼奔豕突各种碎片来不及整理的时代，但所有的碎片都在我们的磁盘里。如此走到20世纪90年代。

我们遇到小津安二郎的时候，确实在他的不动声色缴械，《东京物语》后半程，相伴一辈的老伴去世，笠智众走到户外，一天地的白日太阳，一世界的生生不息，老头站在一块可以俯瞰大海和市区的平地上，用家常的语调说了句，“多么美丽的早晨啊”，然后一个空镜、艳阳、河流、船只、灯笼。我们立马被小津打得肾虚，如此进入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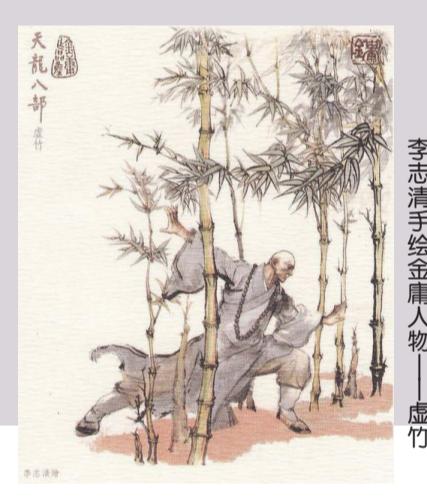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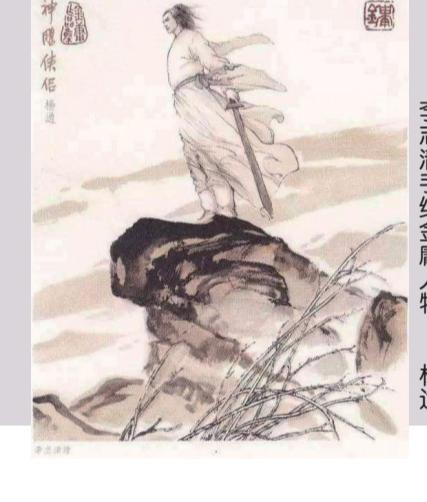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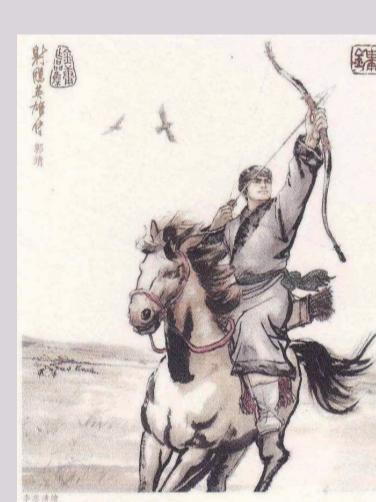
如此，我们进入自以为版本升级了的中年，中产阶级冷淡美学把我们训练得人模狗样。好像相思已经成灰，好像已经铁心肠。然后，他们说，这一次，金庸，你，真的死了。

你死了。

久未检视的生活排山倒海回到眼前，此起彼伏的金庸迷在网上应声而起，这是80年代的最后一次集结号，我们把你灌溉在我们身上的泪水还给你。千里茫茫若梦，双眸粲粲如星。塞上牛羊空许约，烛畔鬓云有旧盟。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大家在网上接龙金庸，我们拾起少年时代没有被弯曲过的动词，没有被折扣过的形容词，我们拿掉这些年份的面具，最后一次，我们暴雨般把自己甩出去，我们向你奔腾而去，每个词都不愿落后，我们曾经慌张退场的抒情能力在这一刻突围而出挣脱自己的墓志铭。在这一刻，我们重新回到童年身体，世界白云苍狗，但是我们的初歌还能继续弹唱，甚至可以更放肆地弹唱。这一刻，我们重新成为80年代之子。

江山笑烟雨遥，让世界嘲讽我们只剩一襟晚照的豪情吧，说到底，不是金庸写得有多好，是我们在最好的年纪撞上他，就算我们像郭襄一样集体出了家，40年后练的也是黑沼灵狐，一招平杨过的武功。这是我们这一代和金庸的相遇，因为对方的存在，“一棵树已经生长得超出他自己”。本质上，我们是新中国最后一代民间抒情强人，我们借着少年时代的这口气，翻山越岭，30年后还有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可能是这个干燥时代的最后的风陵渡。

就此别过。



## “走近科学”与《倚天屠龙记》

■ 刘丽朵

金庸出生在遍地长衫的年代，逝于网红遍地的今天。在他年轻之时，提起笔来写个武侠小说不算先进，毕竟早都有《荒江女侠》这些前人“巨著”了；当他老了，作为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也不算落后，毕竟电视剧年年翻拍，“90后”甚至“00后”们还很清楚郭靖是金牛座而陈家洛则是巨蟹。他的这一生，真正把用一支笔能够达到的荣耀都揽尽了，他的读者实在太多，便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的进程、民众的修养乃至时代的思潮。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我们而去。可他把这15大本武侠小说留给了我们，它们实在是好看，再津津有味读一个世纪也没有问题。近日我又手捧这些作品重新阅读，竟发现金庸的武侠世界绝非从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时间也许带来遗忘，重读让思考蔓延。当我们跳出“武侠”这个圈儿，会猛然生出一些疑窦：什么是轻功？什么又是内功？这些过去视为理所当然、毫无问题的设定，如今突然问起来，也许会发现，自己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倚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刀，从一出场就被各路高手抢来抢去，一首江湖上广为流传的歌谣就说明了此刀特别厉害：“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很明显这比拼的不是内力，而是石头的硬度。就算三圣的手堪比电钻，也要有足够硬度的钻头才能完成这工程。而一块石头能否划破另一块石头，主要看莫氏硬度。三圣从地上随手捡起来的，可能是一块钻石。钻石，碳的同素异形体，莫氏硬度10，而且横向纵向没差异，内部结构极稳定，切割青石板是没问题的。

其实，《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金毛狮王谢逊能够通过啸声杀人——

“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伸手到伤口中一探，着手冰凉，掏出一把刀来……”

这段说明了这把刀并没有电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大，同时还说明了它的导热率特别低，远远低于一般金属。金属的导热率较高，而屠龙刀在人的身体中呆了这么久，温度却远远低于环境温度，说明其构成材料为热的不良导体。

不止一次，有人用各种大鼎猛火炼屠龙刀，但是对此刀而言，绝没有被热能改变丝毫性状，可见它的材料真的有些特殊。同时，它“削铁如切豆腐，连叮当之声也听不到半点……”当代工业社会中，切割铁块有几种方式：车床、电弧气刨、等离子弧切割，这些噪音都很大。而屠龙刀切削铁锤属于冷切割，完全是凭致密的内部结构达到的硬度来切割金属。

所以，在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在已知的天然以及合成材料中，大概很难找到一项满足如上特性的材料，用以锻造屠龙宝刀。金庸武侠世界中的屠龙宝刀是什么，大概只有他老人家知道，事实也只有他知道。毕竟是他为读者们构建了偌大的武侠世界。

《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材料问题，不



练成九阳神功以后的张无忌，堪称一根举世无双的大电棍了。再比如《倚

仅这一项。比如昆仑三圣随手拾起一块尖角石子，就在少林寺的青石板上划下了一个棋盘，纵一道，横一道，一共19道。“每一道线都是深入石板半寸有余”。很明显这比拼的不是内力，而是石头的硬度。就算三圣的手堪比电钻，也要有足够硬度的钻头才能完成这工程。而一块石头能否划破另一块石头，主要看莫氏硬度。三圣从地上随手捡起来的，可能是一块钻石。钻石，碳的同素异形体，莫氏硬度10，而且横向纵向没差异，内部结构极稳定，切割青石板是没问题的。

其实，《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金毛狮王谢逊能够通过啸声杀人——

“突见谢逊张开大口，似乎纵声长啸……只见……各人一个个张口结舌，脸色惨白，跟着脸色变成痛苦难当，宛似全身在遭受苦刑；又过片刻，一个个先后倒地，不住扭曲滚动……”

谢逊利用的是一种次声波杀人的原理。次声波穿透人体时，不仅能使人体产生头晕、烦燥、心悸、视物模糊、吞咽困难、四肢麻木，而且还可能破坏大脑神经组织，造成大脑组织的重大损伤。这种声波对心脏影响最为严重，最终可能导致死亡。而就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正常人是不能发出次声波的，由此看来，谢逊的身体构造大概是异于常人的，他被称为“金毛狮王”，其武功能把自己的头发都变成金色，想必在练习的过程中，已经拥有非常人能及的功力和体质。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种方式解读金庸。他不光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更是一位善于想象的科学家。他笔下的人物很多都具有特殊的能耐并能发现特殊材料制成的工具，从而行走武林，不可一世。这大概，就是《倚天屠龙记》能“走近科学”的秘密吧。